

攻媿集卷一百十

宋

樓

鏞

撰

塔銘

徑山涂毒禪師塔銘

徑山爲東南第一叢林非第一等人不足以居之淳熙十五年冬丈室虛席臨安守臣奏請無錫華藏涂毒禪師壽皇素聞師名制曰可明年二月初吉方入寺遇今皇帝始登寶位詔就靈隱開堂中使齋御香以賜恩禮甚渥道俗輻湊驚歎未有且曰是爲叢林一段盛事非

師不足以當此也師名智策姓陳氏天台人自號涂毒巖生英敏穎異父母素奇之十歲護國僧楚光見之曰此子風骨嶮嶮有出塵之姿又六年遂祝髮光授以經律理詣昭徹迥出流輩性剛簡居處語默肅如也尤不喜泛交善則慕之有不善雖親暱亦絕不與通年十九或告以定慧等學可以明見佛性卽造護國請謁寂室光僅七日偶過門洒然有省寂室許之謂老于叢林者不能過也育王無示萬壽大圓皆一時大名德無不肯可大圓問師甚處來曰天台曰見智者大師麼曰卽今

亦不少日因甚在汝腳跟下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
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
在近此誠非寶師領之時豫章雲巖游禪師號典牛聲
震江湖師往投之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
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
見神見鬼曰雲居聞版聲來曰是什麼師曰打破虛空
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厮罵
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貞淨老人若
在見子亦當下拜遂領師至僧堂前撞鐘大言曰侍者

大徹矣牛機辯峻峭莫有嬰其鋒者師與之平章今古
泉湧風駛聞者爲之錯愕踰年告別牛送以偈曰咄咄
臨濟宗行行正在爾遂結菴于淮西烏崖之下典牛凡
見浙客必曰識策公否客曰識之則欣然曰不虛生于
浙江其器重如此大圓移大滹請居第一座兼拂之初
衆已驚服嘗問訊圓圓俛眉不語師曰何其瞶圓曰
期子濟濟多衆如雪峯存滹山祐之流而談天者謂子
無徒子意如何師曰參學惟恐無本苟有本對泥像說
法亦高出諸方圓曰吾子器識過人立酒太羹非常流

所能知味也東歸又分座于國清此菴景元方住護國
謂師曰公來歸三峯景元卽收卷波瀾矣出世住黃巖
普澤爲典牛焚香是爲黃龍四世孫歷天台太平吉之
祥符越之等慈及大能仁所至道價興行旋自護國華
藏來住此山而師已老矣力行祖道衆至千餘每謂其
徒曰來日無多豈久于此者弟子請建塔于東岡之麓
紹熙三年秋畢工師曰生平言出沒死生如適園觀此
言幾戶知之時節因緣乃在于此十六日升堂訣別舉
衆曰請偈贊者如市隨叩卽信筆應之二十五日門人

宗惠問疾囑以後事仍曰子以文祭我師整襟危坐傾
聽久之至酌茶尚饗爲之盱衡一笑二十七日辰初湯
沐已竟剃髮更衣萬衆雲集說偈云四大旣分飛烟雲
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暉俄頃泊然而逝八月
二日舉全身瘞于東塔壽七十有六臘六十夏得法弟
子已出世者十二人度四十三人鑿此下原本
空缺十餘字余非學
佛者未嘗參禪又與師無半面而惠公余鄉人錄師行
實求銘旣適越貽書不已惟師之始末勁挺洞達無一
毫回護意氣于余心似有契焉乃具載所錄而系以銘

其實無此可也銘曰

臨濟正宗直下不絕楊岐積翠何有分別矯矯典牛付
授親切涂毒一聲聞者腦裂雲居版聲風撼深雪徑山
一著霜夜秋月掃盡葛藤光明透徹我詞贊揚慙媿饒
舌

天童大休禪師塔銘

余家四明十禪刹錯立名山中兒時未甚省事已聞人
稱老尊宿頗衆而大覺小珏之名尤著且久大則宏智
正覺小則師也師名宗珏和州烏江人姓孫氏生不茹

輩世業儒而性樂空門年十六白父母願出家止之不
可遂依貞州定山貞如住持德雲十八進具長蘆祖照
道和聲振東南師往叩謁照與語奇之留爲侍者時真
歇了公爲座元師入室問云佛祖不到處是什麼境界
歇豎起一拳師擬議歇揮之師卽領悟遂云將謂無人
到歇云放過一著宣和中歇主長蘆學徒益集至千七
百衆師代居第一座爲衆說法建炎初元之蔣山入慈
受深公室語契淵微尤相器重尋避地浙東侍歇居補
陀巖道價愈高郡請住岳林布袋道場不就寵智時在

天童視歇爲兄邀歸山間又命師挂牌領衆象山廷壽
虛席使君延請再三始從之紹興二年太守陸公長民
仍遷師于岳林備禮開堂丞相范公宗尹自號退晦居
士與師爲方外交遠來勸請參政孫公近時爲部使者
爲范公草疏禪門以爲美談師卽嗣真歇幾三年退處
翠山依宗禪師待制仇公愈遷之香山一住十八年衲
子雲趨寺爲一新二十五年尚書王公僕請住雪竇二
十九年直閣張公偁遂以天童招之師念太白名山實
寵智之後一遵規式無所更改道俗益嚮之師容貌奇

龐度量恢偉喜愠不見于色終日頽然無所修綜亦未嘗振厲風采而見地明白深造自得死生之際卓然過人人于是尤以爲不可及也時城中湖心辯公宗師與師生之年月皆同三十二年八月上浣辯以遺書來師初無恙覽書笑曰齊年旣行吾亦逝矣翌日迎賓如平時晚欲小參侍僧以爲暮矣卽令集優婆塞衆人知其有異舉寺咸會師從容普說多致垂別之意旣歸丈室濯足就座整容跏趺泊然而逝又八日學徒奉全身葬于南谷壽七十二臘五十四師等慈接物無貴賤之間

侍制張公劬昆弟與師爲中外親舍人孝祥又視公爲
父行皆一時名勝師視之藐如也嗣法三十餘人分領
宗風而足菴智鑑爲最顯足菴住雪竇數年與余素厚
紹熙三年余官後省忽得足菴垂絕之書專以先師大
休塔銘爲祝大休師自號也余幼欽師之名而不忍違
足菴之祝爲之銘曰
是釋者流視生若浮生兮若浮死兮若休生旣曰休死
又何求足菴之求爲銘諸幽

瑞巖石牕禪師塔銘

師諱法恭明州奉化人俗姓林母楊氏號佛光道人日誦蓮經甚專一夕夢胡僧來謁旣寤而生師父早喪年十五乃白母出家以棲真禪院僧則韶落髮爲師宣和七年受具戒習南山律于湖心寺繼受天台教天童宏智覺禪師法席方盛師又更從之兄事自得暉晝夜危坐一日坐殿廡間忽傍有僧曰本自不生性無和合師一入耳根豁然開悟流汗浹體卽見宏智反覆問答機應如響智遂留侍傍久之再歷江湖徧參石佛萬年閑公室中嘗一舉似地擎山話經月不契他日再往閑曰

似地擎山作麼生師掩耳而出草堂清不許暫到入室
師直造前清舉拂曰識得這個參學事畢師曰拈卻這
箇喚作什麼清擬再舉師奪拂子擲地上曰老漢拂子
也不識一衆駭嘆黃龍忠置界方槌拂于香案上師謂
其侍者曰和尚此一絡索作何用少頃一一拈起問過
一機不來莫言不道侍者白忠乃盡撤去三年復歸天
童主藏事卽分座說法遂爲第一座智所舉宗要師不
爲苟合智愛而畏之紹興二十三年越之光孝虛席帥
移書于智求一本色人智以師參學行業始終明白薦

之既往會應天塔壞或請捨去師曰非我尚誰爲耶塔
成始行未幾復住能仁隆興改元趙公侍郎出守四明
命主報恩兵燹之餘前人相繼興造凡所未備者如鍾
經二臺等處皆師所建軒敞宏大遂爲一城蘭若之冠
乾道六年退居小溪之彰聖明年滎陽郡王又起住瑞
巖居山幾一周星闢舍宇以安衆開山田以足食又建
圓通傑閣輪奐甚美皆師餘事也大參范公請師于雪
竇自得暉公歸自淨慈乃請以雪竇還之復居瑞巖淳
熙八年八月十三日感微疾謂弟子曰毋以藥石累我

殆將行矣十九日以書招自得且促之越五日始至談
笑如平時付以後事作士大夫及道友書六緘已而諸
山皆會以翌日遲明升座說偈而逝郡守謝公修撰得
師遺書喟曰恨不識此老卽以其座元如璧繼之師壽
八十臘五十九受度者四十三人嗣法者十人山之西
偏夙號上方于是立塔以葬寔九月三日也師之從姑
歸余叔祖故自少時與師遊璧求銘于余余非學佛者
然竊謂桑門之法有三曰律曰教曰禪學者當先習律
以檢其身次聽教以廣其業然後參禪以求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一聞千悟世出世間法則爲全人矣況是三
者本無異途苟能貫通何所不可惟師天姿勁挺持律
嚴甚而禪教並行直以古德自期變身如冰玉終老不
衰纓主大利起居寢食無一日不與衆共不務緣飾無
他嗜好自號石窻叟峭直骨骸未嘗借人以詞色見有
道者雖坐下版必力加提引成就名譽郡命公定師畧
不容私或以賂得叱之不貸至白郡將汰遣之諸方異
辭輒遭呵咄衲子慧而狂者至則摧折有僧自謂罷參
指地曰人人喚作地我道不是汝喚作什麼僧未及對

卽斥去同行僧請代一轉語遂舉一拳師曰同坑無異
土併逐之臨安淨慈人所願得嘗馳書請師乃航海以
避命郡爲申免皇子魏王作牧每加敬禮欲訪師于山
間辭曰路遠而險徒勞民耳其嚴冷類此公卿名士爲
方外交者甚衆丞相魏公晚歲與師尤厚嘗嘆曰自得
如深雲中片石石窻則空門中御史也緇流以爲名言
師行解甚高不爲夸詡以驚衆壬辰夏旱郡請說法卽
日甘澍次年又旱定海宰延之師曰前此偶爾非吾力
也堅拒不受邑人固請卽又雨焉嗚呼禪林五枝蓋出

一本惟曹洞宗至芙蓉而大振石林葉公左丞稱其與
之嚴者得之必精傳之必久河南邵公子文稱其爲特
立之士二公皆名儒言必不苟一再傳而至宏智尤光
明俊偉而師得其正傳卓立傑出確然自信未後一著
照映今昔盛矣師機緣有三會錄瑞巖後錄壁立千仞
不可挹酌叢林尤所尊敬讀者當自知之瑞巖古道場
壁以師故出世卽居之久而衆無異辭不負所託矣銘

曰

此道本無二五派淺分別猗歟曹洞宗綿密更親切稽

首芙蓉師壁立蹊徑絕邇來一再傳奇雛出丹穴石窻
嗣宏智游方俱洞徹門庭晚益峻坐斷衲僧舌如識滋
味人啗土炭石鐵鹹酸甘苦辛開口了無說何以傳不
腐君其視茲碣表裏無纖瑕瑠璃含寶月

雪竇足菴禪師塔銘

師諱智鑑滁之全椒人俗姓吳自兒時已喜佛書每以
白紙爲經跏趺端坐誦之琅琅然母嘗與洗手瘍因曰
是什麼手忽對曰我手是佛手遂視母大笑少長日記
經文千餘言連遭親喪決意出家誓修苦行以報罔極

之恩真歇禪師方住長蘆徑往依投一見異之師勤苦
精進終歲脇不至席大休小珏禪師領千七百衆爲首
座獨指師爲法器曰汝當振吾宗已而侍真歇來四明
至補陀山遇羣盜蠡起避地之馬秦駭浪翻空舉舟驚
懼師坐篷外獨不沾濕真歇益異之會京城三藏道法
師講菩薩戒師受戒已背若負萬金然道曰汝真得上
乘戒之証也徐卽身輕真歇住雪峯服勤三載雖日親
示誨終未超徹復回四明遯于象山縣之鄮行山乃海
岸孤絕之處相傳山有怪妖不可入入亦多以驚異逃

歸師曰吾爲法忘形何懼耶乃卽山中盤石縛茅爲菴地高無泉脉師禱曰吾辨道來此山神其惠吾泉因鋤小坎移時而水溢食不繼則啖松枝以療飢時紹興二年也一日有巨蟒入菴矯首怒視越數日復旋繞于牀師不顧而去夜聞菴後巖谷震響如霆擊旦起視之有巨石飛墜越菴而立于門並菴大木皆爲之摧拉變怪百出略可記者如此師不爲動終不能害也明年正月十四夜于深定中豁然開悟師自念云威音王以前無師自証威音王以後無師自証者皆天魔外道遂下山

見延壽然曰日來肚大無物可餐菴小無牀可臥若能
與食展菴則住不然則去然與師反覆問答不能屈因
叩師見地師云一坐四旬身心瑩徹忽爾古鏡現前非
由天降不從地出自是本有垢淨光通不勞心力自照
也昔真歇嘗于室中舉問一物上挂天下挂地常在動
用中動用中收不得是什麼物得恁麼而今照破方知
天蓋不及地載不起喚作古鏡亦是謗他遂有頌云箇
鏡光流遍刹塵鑑照無碍體難分羣靈巨德皆稱妙凡
聖無非裏許身然云不易到者田地師至陳山欲航海

或指曰此鄭行山中肉身菩薩也人皆環遶求偈時天
大風不可渡師謂篙人曰吾爲汝借風泊登舟俄頃而
濟抵岸則逆風如故徑至岳林見大休云久違尊顏卽
不無如何是同風不間底人珏云井底蝦蟇吞卻月師
云賓主不立報化平吞珏云向賓主不立處道師云不
辭道恐涉唇吻珏云只今將什麼抵對師云不借珏云
佛祖不奈爾何師禮拜遂令受具聞翠山宗白頭機鋒
峻峭往叩焉時師方爲岳林行句擔二布囊隨得卽受
備歷艱勤人所不堪宗云爲衆竭力不無其勞師云須

知有不勞者宗云尊貴位中收不得時何如師云觸處
相逢不相識宗云猶是途中賓主作麼生是主中主師
云丙丁吹滅火宗以手掩師口師拂袖出宗遷雪竇挽
師偕行荷負衆事會法堂新飾且命師爲衆普說宗嘆
曰吾生有耳未嘗聞也叢林愈加敬焉宗乃宏智高弟
師因造宏智室動輒深契二十四年遂舉住棲真隆興
二年移定水侍郎趙公子瀟聞師名屬侍御王公伯庠
製疏備開堂禮嗣法大休寔曹洞十一世孫也乾道五
年退席遂之天台八年嗣秀王來鎮請住廣慧淳熙四

年皇子魏惠憲王請住香山七年參政范公移主報恩
十年遂歸西山爲終焉計十一年雪竇虛席衆皆以師
爲請師念明覺知覺道場勉爲起廢一住八載所在道
俗歸仰至是尤盛隨力葺理內外一新紹熙二年謝事
止于寺之東庵太守林公杓稔聞道價命師再住不從
必欲識面旣見問道終日致請益堅力辭而歸三年七
月乙未示疾己亥親筆遺書晦日以道具抄錄八月哉
生魄夜分戒其徒曰吾行矣送終其務簡約勿用素服
哀慟言訖書偈趺坐而化時暴雨疾風震動山谷人尤

嗟異四遠聞者奔赴盡哀于是相與建塔于山之左戊
午奉全身以葬壽八十八臘五十三嗣法及受度三十
餘人師素與余厚在雪竇作錦鏡以蓄飛雪上流爲一
山奇觀嘗爲之記師且死手書遺余告別以大休塔銘
爲屬余旣銘之師之徒又以此請不忍拒也余不習釋
氏學然聞古德相與傳授之際多藉導師有以啓發之
惟師根器過絕人自誓不悟不爲僧則識趣已不凡操
心如鐵石視身猶土芥又有人所不能及者初雖久依
真歇鄭行之居略無怖畏非有師傳而遂得道禪門少

見其比是時自覺般若。若有靈真。有飢則一與之食。寒則一與衣之。驗夜行深雪。自然得路。若有陰相。自以爲大千世界。無如我者。一見大休。誦言所歷。休徐曰。但盡凡心。勿爲異解。師爲之漼然。意消而歸心焉。師天資樸厚。見地真實。業履孤峻。苦行堅密。至死不少變等。慈接物。法施不吝。具大辯才。浩博無碍。爲人說法。或自曉至暮。或自昏達旦。至連日亦無倦色。音吐洪暢。晚亦不衰。聞者聳服。學徒每出衣資。請師演說。此尤禪林所未有也。雲深火冷。尸居淵默。有召之者。雖祁寒隆暑。不拒一毫。

陸伯規校
施利悉爲公用丈室蕭然故六主廢刹積逋動數千緡
不過期月百廢具舉若禱雨暘球疾苦其應如響神祠
烹宰物命輒爲易以素饌有藏其鬚髮而得舍利者此
皆世俗所創見師不欲人言之以爲非此道之極致使
其有之亦皆師之餘也師旣亡太師史文惠公祭之以
文有曰了悟圓通如觀音大士隨機化俗如善導和尚
人不以爲過也師生于淮南而化緣獨在四明屢易法
席名震江湖而終不越境自號足菴人以古佛稱之惟
師可以無媿云銘曰

祖師西來乃始有禪燈燈相續皆有師傳師之得道幾
于神耀心鏡孤圓大千俱照曹洞正宗實艱其承十有
一傳至師中興蛇虺之宅聞者怖恐惟師宴坐曾不爲
動振錫出山據大道場四衆歸仰廣爲津梁生于淮壻
緣在甬東名震江湖卒老吾邦法施不吝辯才無碍行
實堅苦而大自在人稱古佛師則無媿銘以表之用詔
末世

瑞巖谷菴禪師塔銘

淳熙五年秋有旨以明州智門僧景蒙住台州瑞巖寺

先是參政錢公請爲墳院公旣薨其孫今江東轉運判
官象祖以大父治命辭于朝仍請敕差住持太傅史魏
公再當國謂蒙可瑞巖台甲刹師一旦自海山膺敕命
孤雲野鶴雖無心于去來然空門之盛舉也魏公分教
永嘉時與心聞賁禪師爲方外交罷相里居夢如平生
傍有僧曰景蒙貌古神清談笑久之覺而叩天童朴曰
僧名頗異有斯人否朴曰是方爲堂中第一座招之恍
如夢所見與論出世法了辯如響問其師則心聞也大
異之遂爲延譽而得智門一住七年寺以寢興嘗葺古

殿得瓦于春有字粲然蓋建隆改元之秋識語六言中
有師名若言超進之意抑又異矣在瑞巖前後十夏道
俗傾嚮寺居兩山間樓觀層出有溪自東北橫貫寺中
一夕暴漲衝決隄防棟宇漂蕩強半爲瓦礫之場人以
爲不復可興矣師曰吾當任此旣而財力交施從容規
畫曾不踰時輪奐一新壯麗反過其舊師才智超邁不
以毫末自見因事而顯無不嘆服韜養之深從可知矣
師姓邵溫之平陽人族姓甚衆多以儒自業母感異夢
而娠英特開爽幼聞鐘梵則喜年十三從惠安淨覺大

師惟梵著僧伽梨明習天台教觀自以名相之學不足
了大事去遊國清又參育王山佛智裕公裕問以宗門
節目師不知所對嘗入室誤問鄉里師曰永嘉人還識
永嘉大師麼未及答批頰而出至于再兀然如癡寢食
不安者累月行道次忽聞鐘聲而悟卽造室中又問永
嘉大師卽今在什麼處師曰卽日伏惟和尚尊體起居
萬福裕隨問向上事如何師擬酬應又復逐去次日再
入裕方發問師抗聲曰老漢今日敗闕也一拍而出裕
曰雋哉念母而歸龍翔心聞一見深器之問曰言無展

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試向言詮不及處通
個消息師以左手畫一圓相問以拂子擊左師卽畫以
右手擊右師又畫于中以兩手托呈問以拂子當中畫
兩畫師禮拜而立聞大笑云三十年揀辨苗裔今日得
此烏喙耶由是依止室中通徹無滯遂令執侍左右旣
歸鹿園如在菴賢雪菴瑾唳菴鑑全菴存筠谷達還菴
淳會下皆一時之名流惟師妙齡傑出聞以谷名師菴
且爲之銘蒙侍者之名曰高矣又嘗謁臨安顯寧志公
志聞風壁立學者望崖而退獨謂師曰先世遺風餘烈

若未墜者尙在汝躬吾且拭目觀之名山法席聚衆千
數師分座提唱諸方咸畏而仰之師孤高絕俗若不勝
衣而嚴冷峻峭不可挹酌旣坐道場槌拂所加龍象蹴
踏長靈之道光焉十四年十月十有七日爲施主說法
似感微疾旣歸趺坐良久泊然而逝山林震動鳥獸鳴
悲緇白奔湊如哀所親越七日闍維舍利遺骨瘞于居
禪師塔之右寔晦日也壽六十四臘五十一度小師四
十嗣法者十餘人鑰贅倅丹丘草疏請師赴郡假道別
未幾時而師以訃聞亟遣茗奠其徒以魏公眞翰來俾

銘其塔且曰吾師生得公贊死又辱祭以文願終惠之
鑰不敏敢不承相君之命銘曰

靦峯高高壓千嶺寶坊樓閣非人境大浸稽天夜溟泮
世界變滅彈指頃金碧掃地誰復整谷菴若子一笑領
發揮金粟舊光景手高妙絕風斤郢稜稜鶴骨雙眸炯
古廟香爐無波井栗棘橫施發深省一超透出毗盧頂
真隱神交錐脫穎聲駕諸方增九鼎我游丹丘與三請
再別幾何俄奠茗石上主人呼不醒迷途多岐孰知警
勿謂空言如縛影影與俱傳久逾炳

延慶月堂講師塔銘

吾鄉延慶教院爲東南諸郡之冠祖師建立不置佛殿
所以待後人者不淺累代多得人如所期焉余不及見
紹興以前事矣余歲時見鄉人尊重圓辨講師道琛永
嘉人初至說法是時宏智禪師諸大老拱手相顧曰此
非闍黎也道價最高大興此山繼以覺去予嘗銘其塔
月堂惠詢之住持在乾道五年之後然得圓辨之正傳
者也惠詢字謀道月堂其自號也姓陳氏父安寔家昌
國縣蓬萊鄉之昫山母馬氏夢僧倚門乞食而娠生有

奇相甫八歲父母攜入寶印院謁了印大師善隆摩其頂曰能出家否欣然願留不肯去父母見其幼靜不類凡兒每竊奇之不奪其志始授蓮經兩月而成誦無不駭嘆十四爲僧卽造延慶依澄照子先法師學日勤講業夜則坐禪迴與衆異或以飢食物玩遊戲等試之一切謝絕獨行獨坐惟以參尋祖意爲急衆目之曰詢獨立章菴道因法師高視衆作時居第一座驟加稱賞親炙數歲盡得其說欲徧見諸山問所先因曰天台能仁法照老人當今大善知識也且送之以序有曰吾子氣

貌温恭烈暑鑠金而法服襪履望之儼然夜坐而不臥
不與羣輩相狎戲又曰兩山宿學皆吾故人盍行矣法
照尤喜朝夕與處衆嫉之且曰吾曹久待老師反不若
新進耶夜堂講習一呼而隨者數人俱至師前遽曰教
門多途叢雜非一欲從公以決之師正容徐曰吾學佛
祖之大道壽量觀法十境十乘三千三諦皆是也得之
則見性成佛失之則殃墜無間有疑則問來若名相之
學方困算沙非吾所知也一衆愕然不敢措辭而退或
曰此學海義龍也安得以衆人待之獨步于兩山者三

載圓辨方住延慶師曰百聞不如一見密入衆底竊聽
開演已自欣快偶聞提唱曰吾祖之道荆谿之後傳者
雖多不無小疵惟法智天資超悟不假傳而自知用一
性惡之旨大闡圓頓之談論卽論具豈待煩惱之轉除
約佛約心寧外婆娑之別旨一理貫通諸法悉捨師于
言下洞然明白感發旣深涕泪俱下遂造丈室自列辨
曰子再來人也特吾之點示耳卽日挈包在弟子列自
爾左右逢源鋒不可觸尋入堂司有監寺以事忤衆衆
欲捲堂負擔于門矣師急止之吾當任責乃領衆白辨

曰維那之言然卽書片紙付堂司起監寺不共住衆遂帖然微師片言豈不殆哉辨亡爲廣嚴第一座偶擇主僧郡以十名寘瓶中一索而得師或以年少爲言師曰吾何求哉力辭之尋出世住海瀕華雲以省母之便欣然就之沙岸持鉢忽遇羣盜劫盡所有將解師衣正色叱曰汝何爲者我法戒貪嗔癡貪求何益于汝生有王法死有地獄眼光落地受極苦時悔將何及貧富有命強取之物豈爲終身之樂幸自無事而作此業實可寒心盜曰我將殺汝師曰吾以寂滅爲樂汝若殺我早歸

寂滅受大快樂有何不可盜相顧曰是善知識也安可
害之盡還其物羅拜而退慈力攝持又能如此移住奉
川之禪院又遷淨居前田後江師曰此處可與鬼神說
法夜必炷香暗坐講法華經信宿間有飛螢一二遶于
前後尋有百十乃至千萬明于燃燭講罷輒去嘗夜出
螢往來江上不入講室夜分旣歸螢忽來迎如繁星然
師見而笑曰是待吾講耶自爾每見之師不以語人然
自以爲差適人意也移住普和問于草菴草菴曰僻在
一隅大江橫前峭壁對聳佛影岩也前輩聚徒之地吾

子其當之學子雲集鐘鼓一新朝參暮請晝誦夜禪禮
講以時策筵有節乾道五年延慶虛席公定場中一舉
師名衆口翕然師氣貌魁梧儀矩凝重未嘗以詞色假
人精持律範動不踰矩法席謹嚴數百衆無敢犯者說
法必窮蘊奧學者有不能解昏後坐起信堂一香一燈
遠在簷下僧徒畢集師乃揮塵縱辯夜靜堂深言詳理
到境法俱勝隨資發越直疑祖師之復生忘其久立之
疲也至今舊人過其處遐想高風多至隕涕制帥秀王
每曰延慶人中鳳也寺之西有蔬圃官欲以爲貢院勢

甚急師怡然不顧方杜門終日禪定纔信宿府主見招
迎謂師曰貢院之擾得無動心乎今已得基址可以放
懷矣師謝外護之庇蓋有神現夢以爲言也丞相魏文
節公好內典法華中有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稽疑
以叩自得石窻終未有所契舉以問師師曰此非大力
量人不能致此問乃曰春生夏長秋凋冬落世間之相
乎曰然非以其遷變而致疑乎曰然師曰四時遷變歲
歲同耶異耶曰無以異也師曰非止今年明年無以異
窮過去極未來亦無所異旣無所異豈非世間之相常

住哉以至君臣父子生息大小不動本位皆得究竟以
至天地日月明暗色空海闊山高鶴長鳧短皆出自自然
莫不名體不轉貞常圓極故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
住了此法者不落階梯隨所見聞立地成佛文節有省
嘆曰經綸之妙還他教家魏惠憲王臨鎮來游獨坐一
榻俾師坐而問所傳何道師曰天台教王曰恐不及禪
家之直指師又曰禪教皆如在方便若就實知實見言
之何爲禪何爲教妙悟之人一切掃除絲毫不掛然後
龍菩提妙華徧莊嚴隨所住處常安樂王大悅屢以金

緡爲齋施尋盡出衣孟建雨華堂等又募緣一新兩廡
至于臥不解衣講必更淨非入浴走廁袈裟未始去體
非赴齋啜粥蓮經不曾離念廚庫諸司不一回顧工匠
報作略不舉目大綱整肅不事苛細然犯必不恕欺必
照破中外井井無毫髮之遺史文惠王曰能使教門增
重今惟月堂一人而已師之傳道直欲追配古人非徒
塞責每曰以語之相似而證其言以資之善記而駕其
說皆非所以說法也惟自悟心宗而宣演之庶得祖師
之傳吾求悟門切勿自畫凡說教義不出私科惟著立

宗解一卷以救時弊淳熙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召門人
曰吾覺背痛殆將不久矣越二日辛丑集衆諷十六觀
經經終而逝十一月庚申奉全身葬于崇法祖塔之側
師壽六十一法臘四十五聚髮一器舍相無所葬于蓬
萊先塋遵遺言也分舍利之半同法智頂骨塔于大悲
閣郎中省菴陸公沅贊之甚詳所度小師嗣法者六十
人今柏庭善月其上足也餘皆散處諸方靈龕卽路之
日緇素男女秉爐持花填郭溢郭幾于罷市觀者贊嘆
以爲前此未有此豈人力也哉後二十有五年其徒請

銘其塔余非學佛者尤昧于教乘以其請之勤而察其實行實諦爲可敬爲之銘曰

智者禪師祖天台教乃知禪教本無二道禪貴直指教若支離存乎其人統而一之圓辨之興教門鼎盛粵惟詢公傳得其正如淵之淳如玉之潔入自悟門縱橫演說辯才無碍脫落窠臼如老斲輪得心忘手月雖已墮孤老故躔柏庭之徒尙永其傳

育王山妙智禪師塔銘

代魏丞相

皇帝卽位之十五年有詔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釋

迦文佛舍利寶塔詣行在所住持僧從廟侍行既至命
入禁中觀堂安奉上御素膳焚香瞻禮親覩殊勝遂召
廓對碧琳堂問舍利從何發見奏曰自陛下聖心發見
上大悅親洒宸翰大書妙勝之殿賜廓以妙智禪師號
仍度僧五員頒錢萬緡眷賚優渥前所未見由是寶塔
之靈益顯而廓之名愈彰矣廓姓林氏福之長溪人家
世業儒踵登賢科生而穎悟不妄言笑羣兒強以聚嬉
泊焉如不聞有以出世法語之則忻然解悟年十五依
邑之建善寺祝髮受具戒時閩中名利多有道之士悉

往從之佛心纔分室中舉四大各離今身妄身當在何處有所感發述投機頌佛心首背之而不自以爲足也去之見懶菴需公爲侍者復依大圓璞璞大慧果公之高弟門庭甚高始叩之若自失久之豁然有得服勤數載璞撫之以爲類已然以未識大慧爲恨不憚重趼見于衡之回鴈峯下大慧深加器重留三年告歸送之以偈又以書屬璞曰廓乃佳衲子可爲成就使異日爲吾家種子自此叢林爭下之紹興丙子大慧被旨來育王復來依焉大慧移徑山璞以繼之衆踰千數以爲第一

座制帥丞相沈公以廬山請出世大慧方名冠天下無
不願出其門以借重開堂日乃以瓣香嗣大圓諸方以
此益高之已而育王虛席尚書韓公欲邀大慧而舉以
自代遂主此山禪衲雲集以祖孫三人世繼坐道場築
堂于丈室之東名以三秀遂爲空門美談才具素高以
其暇日興土木之工皆極其壯麗增庾入數千斛施者
委金帛創爲長生局五所百需皆備月施金錢飭僧以
萬計又造金塔以奉舍利此特其餘事爾日本國王閱
師偈語自言有所發明至遼國以從釋氏歲修弟子禮

辭幣甚恭且以良材建舍利殿器用精妙莊嚴無比丞相史公帥七閩以鼓山趣其歸滎陽郡王力挽無行魏王出鎮一見其風儀目爲僧中龍又聞其機辯峻發肅然加敬師晚以衣囊立菴于烏石山名以笑月爲終焉計有偈云三峯斂卻閉雲大海冷涵秋月庚子季春拂衣歸菴杜門不與世接俄示微疾八月四日呼左右付以後事澡浴趺坐書偈曰掣斷黃金鎖鑿碎玉樓鐘騰身太虛外半夜日輪紅擲筆而逝壽六十二臘四十七月五日葬于菴之寢室惟臨濟楊岐之宗至大慧而益

震又得如師者爲嫡孫上承聖天子之休寵下爲帝子
公相之所尊禮近焉道俗之歸向遠焉外夷之師仰可
謂盛矣籌室所度未易悉數有宜意者得法最的住平
江開元方有聲于時而遽卽世禪家惜之徒弟至百餘
人家法嚴甚嘗以師語錄萃爲巨編師呵之曰汝輩隨
語生解去道益遠矣固不許師旣沒乃始得百之一二
刊之余段老山林與世相忘師謂可以語道往來無虛
月警所未至相期歲寒一旦棄我而先愴念不已其徒
求銘于余爲之銘曰

楊岐千古栗棘蓬諸方誰敢嬰其鋒佛日老子雲夢胸
呵佛罵祖一洗空子孫三秀玉几峯妙智傑出傳家風
碧琳一語開淵衷帝子謂是僧中龍三韓萬里滄海東
酋傑稽首禮益恭一聲擊碎玉樓鐘日輪夜半通天紅
亭亭寶塔上凌空烏石與之俱無窮

延慶覺雲講師塔銘

浮屠氏法盛于東南而明爲最蘭若相望名德輩起予
固不能盡知其人然採之公言其間雖一代宗仰者往
往未免評議至問覺雲師則同然無異辭余尤不能知

也嘗造焉修幹古貌丹脣碧眼長松野鶴無一點世間
氣與之語愈叩而愈無窮名下士信不虛矣師旣以隆
興癸未歲十二月十有八日化叔祖居士語鑰曰士之
難其全久矣趙魏老猶不可爲滕薛大夫矧釋氏事寂
滅而不免于應世二者冰炭誰能一之能使學佛者宗
其教交游者服其人周旋酬酢無一可議殆鮮有覺雲
如者我與之方外交旣已敘其行事汝銘之遂謹書而
系以銘師諱志連字文秀覺雲其賜號也俗杜氏世家
于明州鄞縣之龍山孕有祥生又不凡故母山氏篤志

竺乾法令從禮寂公慧云爲師肄業崇壽年十八受具
戒明智目爲僧中鳳雛圓照授以天台教義後從智湧
頓悟圓宗年登三十適延慶爲第一座始開講席辯才
先放落落風生四衆聳服靖康以來更主五刹惟妙音
不及煖席而遷餘皆碎于兵火師一居之卒化瓦礫爲
寶所圓辯重建延慶于煨燼之餘功未竟而死遺基廢
礎尚多有之虛席曠歲實難其人天童宏智禪師以師
爲首衆議是之遂徙居焉經營十年無有不備施利山
積一毫不自奉悉以資建立事雲棟雪春傑然城隅望

之如崑閩間物非大勤勞不易至此而師未嘗足也或
贊其新伽藍者四當不媿智者師曰此有爲功德耳豈
敢以此比跡前哲深恐不能洪宣祖道爲法門罪人故
雖所至興建而講學不少休承學之徒翕然向風誠于
祈禱感應響捷或欲記之必痛以妄語爲戒秘監姜公
守四明爲師作真贊門人固請立石師終不以爲榮其
不求名聞類如此一時名士多樂與游望之則毅不可
犯卽之則和易温恭久益敬之終不得而親疎也有達
官與之劇談貫穿禪律纏纏不倦驚曰師禪教並通師

曰冰泮雪消固一水耳又問華嚴般若似過于繁師曰
支離所以爲簡易也于是肅然尤敬異之丞相沈公來
鎮以僧職處師師以老疾固辭丞相遺手札曰師當表
正一方紀綱諸刹毋退避以自潔且迫于諸方勸請始
受命謙退謹愿不見有異然主盟衆事惟是之從或有
私請雖大勢力富檀那不能回也時度牒再頒受戒者
僧吏邀取無藝師爲立成規省十之九沙彌至于今德
之有不遠數百里求附壇者所革宿弊徐而不暴□□
□□嗚呼此皆人所難及者然師之所存心大而不密

體卑而道尊恭而不僞博而不雜寂用之涯不可得也
感疾旣革衆以葯進師曰十方無碍入一道出生死書
偈畢撫掌大哂又以指彈屏風或問之曰我自幸至此
不覺喜樂鐘鳴當往矣已而信然師之所存果易識耶
享年七十有六僧臘五十有八度弟子行丕等十有二
人登門者甚衆傳道者三十餘人卽以十二月二十有
八日葬于城南祖塔之側銘曰

舟不涂車不川離乎器用必偏惟寂滅釋所先惟應酬
世所虔工與拙必一焉偉覺雲幾于全峻而通周而專

得其得悟獨圓出緒餘應世緣識不識無間言教不吝
道以傳建塔廟崇人天定生慧無碍禪融一理逢其原
金而玉嶽而淵爲尊師豈偶然道旣成如蛻蟬嗟後人

視銘鐫

攻媿集卷一百十

攻媿集卷一百十一

宋

樓

鑰

撰

北行目錄上

時待次溫州教授隨侍竟公守括蒼受仲舅汪尚書大猷之辟

乾道五年己丑十月九日辛卯邸報仲舅侍郎充賀正

使曾總管親副之

十日壬辰蔡興以仲舅書來辟充書狀官二親許一行是日游南園微雨

十一日癸巳雨傲裝

十二日甲午陰

十三日乙未雨

十四日丙申雨李器之以鳳棲梧餞行

十五日丁酉雨周仁甫約同登途

十六日戊戌晚晴仁甫酌別于少微閣醉中唱和

十七日己亥晴

十八日庚子晴飯後別二親徑出城張子質一見于驛亭仲兒器之元聲弟潭相送至壽寧寺仁甫繼至飲罷東行宿巖泉夏家店去城十五里

十九日辛丑晴行二十里飯午頓驛行二十五里宿荆

山上方

二十日壬寅晴早登小樓眺望行十里飯蔣家店過縉
雲縣少候仁甫卽行道經放生潭山水秀發策杖縱觀
聞有趙侯廟鄉人敬之石有如杖如履如壻如舟者皆
以侯名雙頭巖白巖烏巖皆奇偉白巖峭立臨溪松竹
秀潤烏巖下有石室端植如門渡溪入仙都玉虛宮路
回顧南岸石筍森列有亭翼然僕夫曰此初暘谷也中
有石鼓扣之有聲以旣濟不復往路轉山回已見獨峯
大松夾立清溪映帶眇視林間有巨石屹據如雪且行

且觀遇道童問石之名云有洞名忘歸旣懲初暘之失
遂回登焉洞中可容數十人四旁嵌空如出鑄斲旁有
小洞又一石橫陳如臺松風清微俯和湍瀨是真使人
忘歸也下行里許益近獨峯峯之上相傳有鼎湖嘗有
巨蓮葉因風而下石壁隱隱有車轍世言黃帝由此飛
昇塘曰黃履言遺履之地地曰靜樂言鈞天至此而不
聞峯後大山如屏奇石嶒嶒始望之高列峯外自謂倘
登其上必可俯瞰鼎湖下有銳石僅如一筍及卽之後
山靡迤而退聽石筍亦不可跂及而此峯獨上摩穹漢

巍然削立無階而升人有捫蘿登後山之巔者猶覺未
及強半是知此峯真衆山之宗非凡目所可窺測也後
山有石空洞躋攀而上一竇通明昔劉先生于竇之外
橫木爲床以居至今遺簣猶在號隱真洞高不可登悵
望久之循峯而北又有仙水洞一名鏡巖懸崖數十尺
級石以上石罅有水僅如屋漏終古不竭下鑿小泓貯
之名公遺墨鏡滿四壁迂叟介夫趙清獻公皆在焉攜
酒對酌清坐移時亦記歲月而還再至峯下大書姓字
小憩宮前兩亭顧瞻偉觀兀不得去洞心駭目生所未

見入據上方相與痛飲賦詩醉墨淋漓揮掃滿壁秉燭
朗誦旁若無人詩榜櫛比蓋自香山居士而下不知其
幾閱十之三四不能盡讀也宮前有門書祈仙總真洞
天是日行四十五里

二十一日癸卯晴早復筆詩于版各置醉墨高處謁黃
帝祠宇李陽冰篆額今留縣庠聞有上宮名妙庭相去
三里而近他無勝槩有洞名金龍一竇通獨峯下僅容
小兒出入而其中甚寬宣和間嘗以金龍鎮之爲睦寇
盜去腳力旣倦不得窮歷出門相羊峯下絕溪而西數

里間山川猶競秀未已有徐氏小亭橫跨練溪小憩而
行三十里飯黃碧村醪醇醲不殊家釀二十八里宿和
尚店去李溪猶二里會倅廳一兵楊靖自紹興回因發
家書第一封錄所題仙都二詩寄仲兄

二十二日甲辰夜微霰早陰晴行二十七里飯諸應行
三十餘里至龍窟行五里宿尚書塘

二十三日乙巳晴行二十里飯楊溪仁甫出新塘路往
四明分袂于此田間行久之猶能相望將入山舉手一
揖而別四十里宿橫塘暮嶺間張家店途中惟售溪坊

酒頗佳然比之黃碧味不及而價又三倍深夜微雨即
霽

二十四日丙午晴行十餘里入東陽縣先見同年姚尉

次見王宰楫為諸卒批旁小憩一店尉已先至再三

留一飯力辭之行十里飯愛頭孫家渡溪行五十里宿

余店蓋過蘇谿八里矣夜微雨

二十五日丁未微雨作而復止行二十二里飯羅嶺下

篆坑何店行三十五里宿義井夏店過牌頭十里

二十六日戊申晴風過平歷遇客將李濬等同發家書

第二封行三十里飯高擁楊家行三十五里宿灰竈頭
於店

二十七日己酉晴行三十里飯溪口傅店行三十里宿
漁浦鎮上朱店東陽士人周忠厚同邸清話久之夜分
小雨作

二十八日庚戌微雨辰巳間晴早作飯了同周君行數
里三憩方到渡頭裝載既畢潮落舟膠監渡厲君以小
舟般剝已又加一舟蕩兀波間久之大舟既前復挈行
李裝載勞擾良甚又艤棹食頃挽繹徐行近廟山始用

櫓潮上方急篙櫓努力欲進爲山石所激進寸退尺舟人失色少縱復上久方得過又挽行十餘里雨霽風靜一波不興至六和塔下登岸已薄暮矣驅馳至嘉會門閉關已久宿俞家店是日又有松陽一士人姓葉同渡二十九日辛亥晴早起入城館于仲舅家飯罷侍叔舅同去僞謁副使曾總管因登三茅山上步司教場觀仲舅習射夜發家書第三封

三十日壬子晴同去僞見劉察院待范郎中成大久之

竟不見客次遇蔡架閣霖去歲書狀官也又遇留丞正

臣
飯季舅家發承局繆欽歸以第三書行

十一月一日癸丑晴講禮何季膺葉先生

憲平

閻丘監

丞尤監簿

表

訪及仲舅赴副使會

二日甲寅晴同去僞習儀都亭驛部中見梁監門

叔玠

范丈呂郎中

正己

赴景孟舅晚飯

三日乙卯晴習儀驛中已不及習干參政府梁郎中訪
及

四日丙辰天明微雨卽霽使副以下習儀驛中閱禮物
授衣衫翟楫及承局翁葉行兩發家書仲舅招副使飯

五日丁巳晴習儀政府候黃御藥甚久周邵州伯駿王

智叟沈尉德潤葉主管翥訪及

六日戊午晴驛中大習儀使副以下備衣冠賈國信茲

六知閣張說張掄宋鈞宋直溫康諸王并偕來歸寫奏藁

七日己未雨侍叔舅偕去僞赴何季膺陳叔強早飯于

豐樂樓

八日庚申陰發行李上船

九日辛酉雨下遞擔籠

十日壬戌晴飯了登舟高伯定劉君任送出門張伯純

劉邦達送過赤岸景孟舅姜子用沈澤遠王智叟約送
長河

十一日癸亥晴飯時過長河九十里遣第六書發周德
歸千過崇德蘇彭年來迂水縮舟膠牽挽寸進更初遇
士穎弟于官窰

十二日甲子晴飯時過永樂行二十七里至秀州仲舅
入城回謁閘頭登舟風作李同年

唐卿

相見

十三日乙丑晴四更行六十里過平望姚漕相訪仲舅
破睡見之行四十五里過吳江又行四十五里至平江

仲舅入城回謁船由城外至閭門叔舅別去一夕行九
十里

十四日丙寅晴早到無錫攜刺謁孫饒州父子中途聞
其入城遂謁喻郎中榜以謝去春先辱魏子師子智訪
及行九十里深夜去毘陵數里泊

十五日丁卯晴生朝作湯餅遣人訪李表兄長卿已同
王直甫候于門蘓彭年亦來皆延入船相見王江陰正

己惠茶并公醞蘇李別于荆溪館直甫同行十里待書
而別徐協恭過船碁戰三十六里過奔牛又十八里過

呂城月明水深挽舟甚駛夜行五十四里過丹陽縣約
五更矣

十六日戊辰晴行二十七里小泊新豐又二十七里過
丹徒鎮行三十六里午後到鎮江以水澀良久方抵丹
陽館沈抑強中立既迓于門又攜具館下協恭同集使

人通問于王侍御

十七日己巳晴上館盥櫛仲舅欲同謁王侍御而侍御
已在門侍季舅同沈抑強去偽別侍御聞泊舟金山因
約同遊窮覽勝處主僧寶印首座心鑑皆嘉州人侍御

方赴夔州不謂得見于此以小詩道別又辱和篇入船
別其家遂歸仲舅招副使早飯抑強復攜具來嚴墨卿
同集二鼓方散

十八日庚午晴四更起天微明卽從使副到江干先登
舟以待沈嚴二君相送晴和無風俄頃至瓜洲登岸未

幾風作胡撫幹

仲文

俞尉

茂先

陸泰興

況

相迓俟行李

上坐船卽行薄暮至揚州城中水澀更餘方出城發第
七書遞達親庭

十九日辛未晴三鼓報送伴鍾尙書

世明

等回仲舅起

相見前處州湯路分

逢時

爲鍾引接送狼頭帽五指子

各一副拂手香四貼爲發親庭第八書又以小舟來過

仲舅方與胡漕

助

對語因與湯畧見于舟外少選鍾尚

書徐知閣

本中

船到仲舅見之約四更方得行辰時到

召伯隸去揚州纔四十五里以夜來留滯故爾張帆而行三十里過露筋三十里到高郵仲舅入城回謁兩岸然草如畫三十里夜過塘頭

二十日壬申晴三十里過界首二十五里過范水三十里至寶應夜風雨行三十里過黃蒲二十里過平柯

橋

二十一日癸酉晴辰時到楚州仲舅入城回謁登熙臺

應山陽

藏密

晏判官

詰

一揖于舟次三十里過磨盤三

十里夜過淮陰三十里過聞家峯

二十二日甲戌晴三十里到洪澤前去歐家渡極淺欲
爲般剥計使副借潮于瀆頭神東北風作欲候酉潮而
申初已應開闢張帆三十里過瀆頭使副上廟挂幡又
過數里舟膠而止

二十三日乙亥晴未明東北風大作潮亦先期而應談

笑過歐家渡去瀆頭十五里一行人歡呼而行且感神
貺之如響也行十五里至龜山以風大不可出淮擺泊
山下見監鎮王九思曾同舍

二十四日丙子晴早出淮三十里至盱眙泊燕館下龔
守奎攜具宴使副約季舅去僞分冬發家書第九封附

遞

二十五日丁丑晴冬至早起乘馬陪使副天慶觀朝拜
歸館望拜兩宮各展賀借季舅去僞遊第一山玻黎泉
冰不可酌遍觀磨崖石刻見周司法深譙提轄熙載王

幹辦茂龔守就館請使副早食軍衙晚食

二十六日戊寅陰晴使副以下具衣冠習儀館中依例就皇華館犒三節人

二十七日己卯晴盱眙客將李寶渡淮探問接伴使副已到泗州使副赴龔守晚會偕季舅去僞赴王幹辦之招

二十八日庚辰晴掌儀引接等渡淮傳銜少頃同北引接禮信司高琚等傳到接伴使副名銜正使昭武大將軍行尙書吏部郎中上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

七百戶唐括安德副使朝奉大夫侍御史騎都尉廣陵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高德裕使副坐燕
館須其至犒以三杯而去移舟淮亭使副燕亭上偕季
舅去僞赴譙提轄會發第九書遣呂葵張吉歸

二十九日辛巳天明雪作使副以下巳時渡淮至泗州
草館望拜如儀各就幕次三節人互參使副使副互展
起居狀茶酒三行上馬入城天色開霽和氣翕然至館
分位是日與季舅別

十二月一日壬午晴車行六十里臨淮縣早頓縣境有

徐城本徐國嬴姓有徐君墓季札挂劍之所又八十里宿青陽鎮驛臨淮尉奪客牛以駕車爲客所訴鞭條子八十金法士夫無免捶撻者太守至撻同知又聞宰相亦不免惟以紫褥藉地少異庶僚耳

二日癸未晴風車行八十里虹縣早頓城門不容車乘馬入驛市井多在城外驛之西有古寺大屋二層瓦以琉璃柱以石聞其上多米元章諸公遺刻三年前于寺中待使客飯後乘馬行八十里宿靈壁行數里汴水斷流人家獨處者皆燒拆去聞北人新法路旁居民盡令

移就鄰保恐藏姦盜違者焚其居有一鹿起草間截馬
前西去兩岸皆奇石近靈壁東岸尤多皆宣政花石綱
所遺也虞姬墓在西岸荒草中橫安二石板相去尺餘
隆興間我得泗虹以此墓爲界縣外山上有叢祠漢高
帝廟也淮北荒涼特甚靈壁兩岸人家皆瓦屋亦有小
城始成縣道有粉壁云準南京都轉運帖理會買撲坊
場遞鋪皆築小塢四角插阜旗遇賀正人使先排兩馬
南去金法金牌走八騎銀牌三木牌二皆鋪馬也木牌
最急日行七百里軍期則用之

三日甲申晴車行六十里靜安鎮早頓又六十里宿宿
州自離泗州循汴而行至此河益堙塞幾與岸平車馬
皆由其中亦有作屋其上州城新築雉堞甚整聞是五
月下旬上畔指揮重修限四旬畢工費一出于民城中
人物頗繁庶麩每斤二百一十粟穀每斗百二十粟米
倍之陌以六十大寺數所皆承平時物酒樓二所甚偉
其一跨街榜曰清平護以葦蓆市肆列觀無禁老者或
以手加額而拜有倒臥腳引書鋪般販官局湯藥蔡五
經家餅子風藥去州二里許二郎廟前有下馬亭卽李

顯忠斬李福李保之地驛舍鄰郡治顯忠駐軍于此破
城之初每兵止犒以三銀士卒憤惋及逃歸創殘之士
不能自力悉碎于敵手爲數坑埋之中庭有井自投者
尤多負郭縣曰符離項羽破漢軍于靈壁東睢水爲之
不流卽此縣界

四日乙酉陰晴風作車行四十五里蘄澤鎮早頓又四
十五里宿柳子鎮晚小雪卽止

五日丙戌霜寒頗力行人鬚髮皆冰六十里永城縣早
頓驛中猶有燈縣本芒敬丘二縣地有芒山與礪山相

接漢高帝隱于此漢更敬丘爲太丘陳寔嘗爲長故城
在今縣西北又七十里宿會亭鎮

六日丁亥霜晴車行四十五里沙山岡換驢三十五里
穀熟縣早頓縣卽商之南亳湯所都也縣外有虹橋跨
汴甚雄政和中造今兩旁築小土墻且敝損不可行絕
河以入又二十二里至金果園果木甚多馬行十八里
入南京城市井益繁觀者多閉戶以窺夾道甲騎百餘
城外及驛前皆步兵大樓曰睢陽製作雄古傾圮已甚
驛曰睢陽穀熟甲卒自言西人月請五百短錢聞本朝

養兵之豐歎感不已南京城樓側有亭名解愠承應人有自言姓趙者不欲窮問之云城中猶有徐太宰路樞密鄭宣徽等大宅多爲官中所占亦有子孫居者按此地卽高辛氏子閼伯所居商丘也武王封微子啟是爲宋國後唐以爲歸德軍節度本朝以王業所基景德四年升應天府祥符七年升南京金改曰歸德府漢梁孝王所都兔園平臺雁鶩池蓼堤皆在此春秋隕石五猶存

七日戊子晴車行六十里寧陵縣早頓古葛伯國湯所

征也魏信陵君無忌封于此又六十里宿拱州本襄邑
縣屬開封崇寧四年建名輔州以爲東輔又改拱州治
襄邑本宋承匡襄陵鄉也襄公所葬故曰襄陵金曰濰
州

八日己丑晴車行六十里雍丘縣早頓縣故杞國武王
封禹後東樓公故至今土人猶曰杞縣祖逃鎮此以禦
石勒圍城鎮在東南本漢圉縣屬睢陽國王莽擊翟義
爲京觀于此漢外黃縣故城在東又有葵丘齊桓公所
會也承應人杜從自言邑手分邑有令簿尉酒稅都監

同監共五員二稅輸粟及米亦納絹但薄而小此間只是舊時風範但改變衣裝耳又行二十里過空桑伊尹所生之地也又里餘過伊尹墓惟一大枯木在側斷碑臥其下曰湯相伊尹之墓又數里過三塚駕車人自言姓趙云向來不許人看南使近年方得縱觀我鄉里人善見南家有人被擄過來都爲藏了有被軍子搜得必致破家然所甘心也宿陳留縣去雍丘六十里驛中有蒼柏可愛縣本鄭邑爲陳所并故名

九日庚寅晴車行四十五里道旁多陂塘路頗迂回古

塚相望發掘無遺至東御園小亭少憩使副以下具衣冠上馬入東京城改曰南京新宋門舊曰朝陽今日弘仁城樓雄偉樓櫓壕塹壯且整夾壕植柳如引繩然先入甕城上設敵樓次一甕城有樓三間次方入大城下列三門冠以大樓由南門以入內城相去尙遠城外人物極稀疎有粉壁曰信陵坊蓋無忌之遺跡城裏亦凋殘街南有聖倉屋甚多望見婆臺寺塔云城破之所街北望見景德開寶寺二塔并七寶閣寺上清儲祥宮顏毀已甚金榜猶在皮場廟甚飾雖在深處有望柱在路

側各挂一牌左曰皮場儀門右曰靈應之觀又有藥將
軍廟顏垣滿目皆大家遺址入舊宋門舊曰麗景今日
賓曜亦列三門由北門入尤壯麗華好門外有廟曰靈
護兩門裏之左右皆有闕亭門之南卽汴河也故街南
無巷街北卽甜水巷過鄭太宰宅西南角有小樓都人
列觀間有耆婆服飾甚異戴白之老多歎息掩泣或指
副使曰此必宣和中官員也相國寺如故每月亦以三
八日開寺兩塔相對相輪上銅珠尖左暗右明橫過大
內前逆亮時大內以遺火殆盡新造一如舊製而基址

并州橋稍移向東大約宣德樓下有五門兩旁朶樓尤
奇御廊不知幾間二樓持起其中浮屋買賣者甚衆過
西御廊數十步過交鈔所入都亭驛五代上元驛基本
朝以待遼使猶是故屋但西偏已廢爲瓦子矣

十日辛卯陰晴歇泊承應人有及見承平者多能言舊
事後生者亦云見父母備說有言其父囑之曰我已矣
汝輩當見快活時豈知擔閣三四年猶未得見多是
市中提瓶人言倡優尚有五百餘亦有旦望接送禮數
又言舊日衣冠之家陷于此者皆毀抹舊告爲戎酋驅

役號閒糧官不復有俸仰其子弟就末作以自給有舊親事官自言月得粟二斗錢二貫短陌日供重役不堪其勞語及舊事泣然不能已留守來謁接伴使副使副連一榻南向坐廳上留守設胡牀侍其左過盞勸酒翼而退接伴所得私覲物盡貨于此物有定價責付行人盡取見錢分附衆車以北歲歲如此又金人浚民膏血以實巢穴府庫多在上京諸處故河南之民貧甚錢亦益少塗中曾遇蒲篋數杠導之以旗殿以二騎或云其中皆交子也都管愠其主人貪墨以穢語詆之又有萬

福包待制之語承應人各與少香茶紅果子或跪或喏
跪者胡禮喏者猶是中原禮數語音亦有微帶燕音者
尤使人傷歎

十一日壬辰晴賜宴既傳銜使副率二節人具衣冠出
接伴位前對揖而出就褥位與接伴天使對立三節人
立使副後先引使副東北向開敕兩拜天使烏古倫璋
傳口宣云卿等遠持使節來會歲元適冒寒威宜加宴
勞今遣具位璋賜卿等宴仍差南京留守耶律成押宴
并賜教坊樂使副舞蹈五拜又開敕兩拜再傳口宣云

卿等來朝歲旦遠抗使旌爰增原隰之華宜有甘芳之
錫今差璋賜卿等酒果使副搢笏跪左劾义手受賜五
拜舞蹈如儀還立褥位對展次揖接伴退就幕次與璋
茶酒三行再立褥位引接石旦側跪捧表正使拜跪受
表卻以授璋仍送土物與之璋退卽引押宴出與接伴
拜舞謝恩押宴先升廳側立使副拜舞訖與接伴對行
升廳與押宴對展訖就座點湯端笏離位少立三節人
東北向再拜呼噪升廳占位東向南上小立俟使副初
盞罷三節方坐初盞燥子粉次肉油餅次腰子羹次茶

食以大柈貯四十楪比平日又加工巧別下松子糖粥
糕糜裹蒸蠟黃批羊餅子之類不能悉計次大茶飯先
下大棗豉二大餅肉山又下燻魚鹹豉等五楪繼卽數
十品源源而來仍以供頓之物雜之兩下飯與肚羹三
下餅子五下魚不曉其意蓋其俗盛禮也次餅餡三次
小雜椀次羊頭次燂肉次剗子次羊頭假鼈次雙下灌
漿饅頭次粟米水飯大簇飭凡十三行樂次箏笙方響
三次升廳餘皆作樂以送亦有雜劇逐次皆有束帛銀
椀爲犒使副以下皆離立以待謝恩或云所賜初不及

皆文具耳第十二行依例勸上中節酒罷三節先就班
使副進第十三行茶罷與押宴接伴謝宴拜表庭下如
儀再送璋土物與璋成互展辭狀卽與接伴對揖歸位
送押宴私覲往回自此每賜宴禮數準此食味樂次大
同小異

十二日癸巳晴五更出驛穿御街循東御廊過宣德樓
側東角樓下潘樓街頭東過左掖門出馬行街頭北過
東華門出舊封丘門金改曰立武新封丘門舊曰安遠
金改曰順常河中有亂石萬歲山所棄也北郊方壇在

路西青城在路東面南中開三門左右開掖門西開一門以通壇皆荒墟也北門內外人煙比南門稍盛車行四十五里飯封丘又四十五里宿胙城縣途中遇老父云女壻戍邊十年不歸苦于久役今又送衣裝與之或云新制大定十年爲始凡物力五十貫者招一軍不及五十貫者率數戶共之下至一二千者亦不免每一軍費八十緡納錢于官以供此費東京有千戶二十一人各有三四百人共有八千兵耳有張千戶者向來率其人戰符離一敗止存數十人至此除籍爲民又言簽軍

遇王師皆不甚盡力往往一戰而散迫于嚴誅耳若一
一與之盡力非南人所能敵符離之戰東京無備先聲
已自搖動指日以望南兵之來何爲遽去中原思漢之
心雖甚切然河南之地極目荒蕪蕩然無可守之地得
之亦難于堅凝也胙城之南有南湖去歲五月河決所
損甚多河水今與南湖通衝斷古路用柴木橫疊其上
積草土以行車馬按東京春秋衛陳鄭三國之境戰國
屬魏東魏立梁州後周改汴州興元爲宣武軍節度使
後梁以州建國升爲東京開封府後唐復爲汴州晉漢

周本朝因梁舊汴河古葭蕩渠首受黃河水隋煬帝開浚兼引汴水開封縣有浚溝卽衛詩浚都也有沙海戰國策顏率言大梁君臣欲得九鼎謀于沙海之上蓼堤自睢陽至此三百里吹臺今日繁臺本師曠作孝王增築祥符縣有夷門山夷門大梁城之東門侯羸抱關于此蔡河古琵琶溝也寒泉阪詩所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中牟縣趙襄子時佛肸以叛有中牟臺是爲官渡城曹袁相持之所陽武縣有博浪沙張良擊始皇于此河決金堤亦此地長垣縣衛之匡邑孔子畏于匡古之蒲

邑子路爲之宰鄆陵縣克段之地也封丘縣古封父國
左傳所謂周以封父之繁弱賜魯縣有黃池吳王夫差
所會胙城屬滑州故南燕國周公諸子所封左傳富辰
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胙也

十三日甲午晴五更車行四十五里到黃河因河決打
損口岸去年人使迂行數十里方得上渡今歲措置只
就淺水冰上積柴草爲路里餘車馬行其上策策有冰
泮聲遇深險處卽有人跣立道旁指示使驅車疾行河
心有沙潭甚闊蓋河決時所淤積者一行人兵車馬盡

于此登舟渡舟底平無篷屋于船頭品字用抄兩旁又
以大枋爲槳併力喝號使副以下露坐其中分數舟以
渡風靜不寒上下冰合僅二寸許惟通舟處見水面數
丈此李固渡本非通途浮橋相去尚數里馬行三里許
飯武城鎮一名沙店車行四十五里宿滑州途中有土
山夾道塵埃最甚咫尺不可辨俗號小灰洞蓋前路有
甚于此者路西有白龍潭旁有大碑蓋亦是昔年河決
所瀦也滑卽古豕韋氏之國春秋戰國屬衛負郭白馬
縣本衛國曹邑狄滅衛立戴公以廬于曹袁紹遣顏良

于白馬關羽斬良以報曹公酈生所謂守白馬之津皆此也有滑臺本鄭之廩延

十四日乙未晴五更車行二十五里至濬州城外乘馬入城早頓東廊有大碑曰天成橋太師魯國公蔡京奉聖旨書濬依山爲州子城據山上故州在今郡城之北紹興初河失故道蕩爲陂澤遺堞猶有存者舊河卻爲通途東有黎陽山因以名縣聞上有大佛與館相直橋之兩岸也馬行三十里過屯子河河出太行沂流而上可至燕山故金人又名清御河築三橋以濟行者望范

公善化二山是日供黃河鱖魚甚鮮而肥始作家饌道
遇細車自北來先牌云蔡州都巡檢使宅眷與接伴使
有連各下車相見一媪一婦與正使皆胡跪拱手搖肘
爲禮然後立談良久而去復車行四十五里過伏道望
扁鵲墓墓前多生艾功倍于他艾經伏道河伏道店入
湯陰縣縣有重城自此州縣有城壁市井繁盛大勝河
南縣屬相州本二漢蕩陰縣羗里城在東南

十五日丙申晴四更車行三十六里至相州城外安陽
驛早頓馬入城人煙尤盛二酒樓曰康樂樓曰月白風

清又二大樓夾街西無名東起三層秦樓也望旁巷中
又有琴樓亦雄偉觀者如堵大街直北出朝京門牌曰
通遠門皆甕城相卽河亶甲所居魏文帝後趙石季龍
前燕慕容雋北齊皆都焉東南二十五里朝歌城紂所
都也中出茜草最多故相纈名天下俗傳漂杵餘血所
化也門外過安陽河至更衣亭有脊記大金正隆三年
八月二十九日光祿大夫彰德軍節度使開國公鄭建
元移建雖規模甚草草然所創見也至此從便馬行每
十里置一馬鋪及所過豐樂鎮居民頗多皆築小塢以

自衛各有城樓西望太行頗爲風埃所蔽土地平曠膏
沃桑棗相望至漳河水縮沙出中多石子俗傳可以煖
腹南向循河行三四里于陘處作柴橋以渡層冰峨峨
中有水甚駛載冰斯以東聞水盛時至與高岸平闊可
數里土人號小黃河北行沙中又數里復渡一小橋卽
漳支流也回望鄴鎮有塔古都皆在其地聞魏銅雀臺
故基猶在昔爲縣金以爲鎮矣經講武城猶有壁壘氣
象雄壯有將臺甚高城外高丘相望號七十二塚世傳
曹公之葬以此惑後人使不至發掘或云其家數世所

葬有廟屋甚雄卽曹公祠也塚間又有螭首碑聞是晉碑六十里過滏河上有觀魚亭頗新壯少西百餘步入磁州城門與州治相近篆牌字甚穩大定五年所立過惠政門入禮賓坊又有東溪在驛之東聞其中是郡庠有士人十餘人夜宿滏陽驛之東北望見崔府君廟靈星門并廟棟使副以下焚香遙謁是日相州承應人狀貌甚偉衣冠亦楚楚呼問之云姓馬有校尉名目以少二百千使用一坐二十年不調非錢不行也旣無差遣多只監本州酒稅務又言並無俸祿只以所收課額之

餘以自給雖至多不問若有虧欠至鬻妻子以償亦不恤且歎曰若以宋朝法度未說別事且得俸祿養家又得寸進以自別吏民今此間與奴隸一等官雖甚高未免箠楚成甚活路又本州以相纈百疋分獻接伴

十六日丁酉晴自南京來飲食日勝河北尤佳可以知其民物之盛否自是不必家饌矣車行七十里邯鄲縣早頓有城及樓甚壯皆舊物也未至三里許有舊城戰國趙都漳水相去三十里許漢高祖征陳豨至此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無能爲也趙王叢臺在縣

之北上有亭榭馬行四十里宿臨洛鎮洛河出其下隸
洛州永年縣館舍極寬潔前有大廳旁列三節位次廳
後主廊方分使副位廳有春記鎮國大將軍充洛州防
禦使護軍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吾古論
三合重建吾古論意卽烏古倫因語訛耳三合曾以兵
部侍郎來泗州理會俘擄人又聞彼中有三等官漢官
契丹女直三者雜居省部文移官司榜示各用其字吏
人及教學者亦以此爲別道旁數處賣酒皆掘地深闊
可三四尺累塊上風以禦寒一瓶貯酒茗幕爲望石炭

數塊以備煖盪河朔之樸如此道中有一聯尸棚其俗
行有死者不埋立四木高丈餘爲棚其上以荆棘覆其
尸以防鴟梟狗鼠之害立一牌以記其名姓年月有人
識認則從便墓埋否則任之

十七日戊戌晴車行三十五里過沙河縣屬邢州縣有
重城換驢行二十五里至邢州今榜曰安國軍襲城三
重入門直對州衙東入邢臺驛早頓過七教坊椽木巷
立節坊成義坊熙暉樓市肆牌額多寫般作馘有大塔
十三層寺宇亦雄壯北門外陂塘冰厚尺餘巒疊岸上

如柱礎然青瑩如菜石三里至柳溪唐柳公權遺跡亭
榭數所引溪水載之高岸流觴曲水爲邢臺遊觀之地
東北有邢山出邢沙碾玉所用也過沙河數處春夏間
皆不可徒涉四十五里宿內丘縣沙河縣漢襄國縣地
邢卽春秋邢國衛滅之戰國屬趙漢常山王張耳後趙
石勒皆都焉勒陷冀州張賓曰襄國因山憑險形勝之
地可都也內丘亦屬邢有干言山詩所謂出宿于干飲
餞于言者

十八日己亥晴車行六十里柏鄉縣早頓舊曰堯山卽

柏人也漢高祖心動不宿之地六十里宿趙州道中過漢光武廟有塑像坐而侍者四人云是宰相不著姓氏壁間畫二十八將廟屋止一間廊廡故基甚廣碑石露立者凡四一開元十九年本郡進士李雲撰范陽盧規書一開元廿二年立皆對偶文也餘皆本朝所立有二石人皆腰斬道旁俗云光武欲北渡滹沱有二人捧漿以進行數里恐追襲者得其踪復還斬之或云夜遇二人問途不應怒而斬之已乃石也行十里由王郎城縱廣約數里去趙州五里使副以下觀石橋橋有石欄高

二尺餘上分三道下爲洞橋兩馬頭又各爲二洞旁爲小亭板閣以入石理堅緻題刻甚衆多是昔時奉使者有云連鵬舉使大金至絕域實居首選宣和六年八月亦有天會中回謝大齊使人留題不能盡讀橋上片石有張果老驢迹四遇一夫自言舉人問所業云通三史試詞賦論策然褐衣與阜隸無別上馬入城外驛負郭曰平棘縣今改曰沃州春秋屬晉戰國屬趙後魏曰殷北齊曰趙隋曰樂爲慶源軍節度使臨城縣有泚水韓信斬成安君于此是日聞接伴使之兄左丞安禮罷爲

滄州刺史初安禮娶金主之妹妹死欲妻以女辭以不
當復娶妻姪強之不可金主怒以抗救坐之道逢重車
三載鐵餘載板木欲修河橋

十九日庚子晴風車行三十里樂城縣早頓晉大夫樂
氏之邑又七十里宿真定府城外館館分東西道中見
掃帚桑特起林中數尺枝條叢細宛如帚狀稍指東南
或謂此方有居民受其蔭者過滹沱河由土橋以行河
側有開凌村以光武渡河未畢數車而冰陷俗傳河冰
隨車而拆故以名自河以北每五里許必有小舍或在

古塚上每夜輪保甲十八宿其中以伺察行者真定在春秋時屬鮮虞國爲晉所滅戰國屬趙漢爲恒山郡文帝改常山本中山國之東垣陳豨將趙利守此高帝攻拔之改曰真定元和改鎮州五代改曰真定府唐叛將李寶臣王武俊王廷湊等皆據此

二十日辛丑晴歇泊住驛

二十一日壬寅晴賜宴東館口宣云來持使節遠冒寒威宜頒在鎬之恩以示禮賓之意又云遠涉道途衝冒霜雪爰嘉勞勩宜錫芳甘禮悉如汴京但第三第四行

及飯遍使樂人舞旋大茶飯中有沙糖熊白使副下食
人趨進尤肅押宴下人李泉爭執禮數語具語錄泉撻
條子六十其徒三人各三十每一下必令毒打十下易
一人不惟三節人快之雖都管監門吏卒皆怒其生事
無不稱快俗雖好勝要可以禮屈也安德爲開州刺史
以治行聞道中頗讀莊子故臨事間有可觀然貪吝狠
愎不知何以有政聲益知北方守令難得循良者

二十二日癸卯晴四更車行七十里飯新樂縣尤繁庶
古鮮虞國也又四十五里宿中山府靖康之禍真定中

山皆固守不下中山城外猶有敗城圍之金所築也此地堯所始封戰國初爲中山國魏文侯使樂羊伐取之以封太子擊後燕慕容垂移都後魏爲安州唐改定州城門曰昭化甕城三里甚壯城濠有流水過信利鮮虞高陽三坊坊各有小樓又有明月樓道旁多重車有先牌云輔國新授西京同知留守子城門亦雄偉曰中山門兩旁亦有挾樓入門東行百餘步入驛子城西門曰夕陽樓卽望長安詞所作之地北去又有仁教化原二坊負郭安喜縣令姓夾谷酒名曰九醞曰瓊酥

二十三日甲辰晴天氣清寒方思近火四更車行五十里望都縣早飯縣有城樓又七十里宿保州城壕甕城皆三里城約厚十餘丈門曰雞川負郭爲保塞縣驛曰金臺燕昭王遺迹也驛西城上有亭曰富覽御莊聞在西上四十里過鴻福院三門有樓崇積倉道西有小門榜曰教女直學州樓曰順天軍驛在州治西南驛分東西供張如法屋宇寬潔初至望都聞國主近打圍曾至此自後人家粉壁多標寫禁約不得採捕野物舊傳爲禁殺下令至此乃知燕京五百里內皆是御圍場故不

客民間採捕耳皇朝初置保塞軍後升爲州政和三年
爲清苑郡望都堯母慶都所居堯山在北慶都山在南
登堯山見慶都山故名望都

二十四日乙巳晴五更車行四十五里至安肅軍南城
外上馬由城中又入北城驛早食軍本遂城縣屬易州
皇朝置靜戎軍後改焉二城甚固南城南門三重北門
一重爲安肅縣治有雄威營二所北城兩門各二重二
城之間有濠塹水櫃積冰甚多方取以入窖又有祥光
塔福善寺食罷又乘馬出北門過一大廟或云北嶽行

宮車行二十五里過白溝河又五里宿固城鎮人物衣
裝又非河北比男子多露頭婦人多耆婆把車人云只
過白溝都是北人人便別也

二十五日丙午晴五更車行三十里定興縣早食縣本
黃村近以爲邑今歲九月方築城四旬畢工雉堞甚整
獨門樓未起驛舍亦創造始待使客于此又六十里至
涿州漢高帝立涿郡魏文帝更名范陽新城縣有督亢
陂溉田號爲膏腴卽太子丹所獻督亢地圖也入宣清
門過釋迦普賢堂商稅務范陽縣樓入子城城無門上

有清風樓兩旁土累爲高臺左曰迎月樓右曰棲霞樓
州治在道西門廡陋甚館驛尤湫隘天使高德亨傳宣
撫問虞友益賜銀合湯藥銀合二十五兩藥十貼皆客
路所資以紅綾爲貼有曰每服一榛子大如南方之比
梧子也錄其語如後敕某卿會朝歲旦蒙犯寒威眷惟
將命之恭有加勞勩宜錫衛生之物迎致沖和今差入
內內侍御直郎虞友益賜卿湯藥一銀合往當祇受故
茲詔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好否遣書指不多及二
十五日敕某複名不書姓副使書姓名

二十六日丁未晴五更車行六十里良鄉縣早食因宿

道中以瑠璃河

或云劉李河

堤岸爲水所壞又迂行二十里

方抵縣縣有城門二重衙在道左驛在北門牆下有

防山

二十七日戊申晴風大作抵暮不止四更初車行六十

里過盧溝河至燕山城外去燕賓館百餘步使副上馬

三節具衣冠隨入館中亭子館伴傳衙正使起復正議

大夫都水監上輕車都尉安定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

賜紫金魚袋梁肅副使廣威將軍尚書工部郎中上騎

都尉廣平郡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圖克坦子澄

案圖克坦舊作

徒單

今改肅兼押宴白琮賜宴李顯金賜酒果酒九行罷入

城道旁無居民城濠外土岸高厚夾道植柳甚整行約

五里經端禮門外方至南門過城壕上大石橋入第一

樓七間無名旁有二亭兩旁青粉高屏牆甚長相對開

六門以通出入或言其中細軍所屯也次入豐宜門門

樓九間尤偉麗分三門由東門以入又過龍津橋二橋

皆以石欄分爲三道中道限以護拜國主所行也龍津

雄壯特甚中道及扶欄四行華表柱皆以燕石爲之其

色正白而鑄鏤精巧如圖畫然橋下一水清深東流橋
北二小亭東亭有橋名碑次入宣陽門樓九間分三門
由西門入會同館館在內廊之西南向入館門使副與
館伴立馬下節人從互聲兩喏傳示訖分位張鉉撫問
琮口宣云遠持使節已次近郊宜示宴慈以彰眷遇顯
金云遠乘輅傳已次國門宜有寵頒以休勞勩鉉云會
朝歲旦弭節宴亭爰念勤勞宜加省問

二十八日己酉晴風止賜酒果口宣云已休候館將造
明庭方修進止之儀宜有甘芳之錫閣門副使左光慶

到館說朝見儀

二十九日庚戌晴天明行司捧國書上馬前行使副上馬與館伴並行入見館之西有門門外皆民居宣陽門內街分三道中有朱欄二行跨大溝爲限欄外植柳高麗人西夏人二館在東與會同館相對立馬門外俟使副一行旣過方相繼而行長廊東西曲尺各二百五十間廊頭各有三層樓亭護以綠欄杆廊有三路貫其中南路兩門外皆民居中路無門而路甚闊左爲太廟右爲三省北路左門外有屏牆夾道中有官府南向右門

入六部蓋在三省之後也正門十一間下列五門號應
天門左右有行樓折而南朶樓曲尺各三層四垂朶樓
城下有檢鼓院又有左右掖門在東西城之中兩角又
朶樓曲尺三層初出館橫過馳道皆卻蓋三節人至東
廊北頭下馬使副至左掖門皆步而入左掖門後爲敷
德門其東廊之外樓觀翬飛聞是東苑西廊有門卽大
安殿門外左翔龍門之後敷德後爲集英門兩門左右
各又有門集英之右曰會通其東偏爲東宮西有長廊
中起高樓卽大安殿前廣祐樓也會通門內之西廊卽

大安之東榮爲麗夏茶酒幕次其後爲承明門北向相對爲昭慶門東爲集禧門西卽左嘉會門之後相對有右嘉會門其中卽大安殿後宣明門之前待班幕次在其西敷德之西門及會通承明左嘉會皆所由之路也入宣明門及仁政殿左門在隔門外當中立俟百官裏見退卽左入殿下大氈上上有一品至七品牌子蓋是其朝著也氈中有大花鳳使立鳳花之中副在其右大殿九楹前有露臺金主坐榻上儀衛整肅殆如塑像殿兩旁廊二間高門三間又廊二間通一行二十五間殿

柱皆衣文繡兩廊各三十間中有鐘鼓樓垂紅緣金漆
簾簷頭皆挂繡額亭下有撮椒井亭二宣明門三仁政
殿側門二皆列戟殿門外衛士二百人分列兩階皆戴
金花帽錦袍宣明門以外直至外廊下除麗夏幕次前
皆甲士青條甲居左執黃龍旗紅條甲居右執紅龍旗
外廊下皆銀鎗自左掖門以入皆金鎗執鎗者具裝間
以執弓矢者一被七分甲人依一柱以立每數人必以
一女直衣阜繫絲衫者部之凡門屋下皆素隊挾弓矢
大門四十人小門二十人惟仁政左門用甲士皆自未

明分立訖見退無有移動者是日高麗西夏使人同見
高麗使三綱衣冠如本朝一爲賀正一謝遣使一謝賜
羊酒上節幘頭犀偏帶中節折上巾犀束帶下節獻頂
巾犀束帶皆紫衫西夏使二綱一賀正一謝遣使皆以
王子爲正使戴金冠製作甚工朱袍蹠蹠狀貌甚偉副
使衣冠如高麗人三節皆不入見椎髻被髮小巾尖帽
皆夷服也西夏人進禮物十二牀馬二十匹海東青七
細狗五亦旅于庭馬嘶狗吠頗亂朝儀隔門在殿門後
簷下上以木雕爲銅瓦小棋甚巧鹿隨門五間每間朱

門四扇金釘粲然入見如儀受衣帶而退就館賜茶酒
左宣徽使敬嗣暉押伴賜宴之禮押宴與正使對坐接
伴使副坐押宴下副使對二者之中惟茶酒則小異本
是殿上置酒多就館安排必以兩府爲押伴押伴廟坐
使副接伴對坐兩旁立班及對揖位次必差向前嗣暉
雍容莊重而善應接嘗使于我盡記朝儀以歸國中典
章禮文多出其手舊爲宣徽力諫亮南牧削籍爲民新
主立復用之

三十日辛亥晴賜宴館中完顏宗嗣賜宴烏古倫璋賜

酒果完顏彥押宴罷館伴送葡萄酒

攻媿集卷一百十一

玫瑰集卷一百十二

宋

樓

鑰

撰

北行日錄下

乾道六年庚寅正月一日壬子晴使副率三節官從望
拜兩宮交賀禮畢上馬與館伴同入賀由應天東門步
入東廊幕次中大安殿門九間兩傍行廊三間爲日華
月華門各三間又行廊七間兩廂各三十間中起左右
翔龍門皆垂紅綠簾庭中小井亭二幕次與高麗使相
鄰西夏使相對客省茶酒罷已初錦衣衛士又益以青

錦袍五十餘人列立大安門庭下百官排班朝日太子爲班首四拜約近三百餘人既罷客省引使副由月華門隨百官班入賀太子錦褥四鎮以銀猊出衆班中立次宰執親王次有十餘人皆金帶紫袍使副立西偏肅與子澄亦在此列意是以館伴之故不然郎官卿監不應如是之少也其後又有二百餘人預宴者除親王宰執四十餘人餘皆賀畢先退訖事凡五十七拜五次舞蹈二十五拜初入班并三次上御酒各再拜上壽罷喝與卿等同慶又四拜勸壽酒兩次共四拜初登殿就坐

致語宴罷各兩拜酒七行第一行宣勸在坐兩拜第二
第四第六行獨勸使副各兩拜每宣勸必先離位而立
搢笏受盞赴坐宴罷謝恩拜于殿上又拜舞于丹墀而
退進御酒時卻不起立餘皆如本朝之儀衛士甲卒如
入見時殿下砌階兩道鎗子郎君紫衫幘頭執柱斧佩
弓矢刀劍面殿分立凡五十人間柱斧中藏鎗刃皆軍
官子弟也大安殿十一間朶殿各五間行廊各四間東
西廊各六十間中起二樓各五間左曰廣祐後對東宮
門右曰弘福後有數殿以黃琉璃瓦結葢號爲金殿間

是中宮殿上鋪大花氈中一間又加以佛狸毯主座并
茶牀皆七寶爲之卓幃以珍珠結網或云皆本朝故物
卓前設青玉花六朶看果用金壘子高疊七層皆梨瓜
之屬其次皆低釘細果傍設玉壺以貯餘酒未至時覆
以真紅繡衣旣坐八人皆公裳昇以前分兩翼卻行以
退榻前服玉帶者八人太子許王對坐次二丞相餘不
知何人其後各金帶者六人使副與左右丞相對在玉
帶之南稍後自金帶以下皆用銀器榻後照屏畫龍如
本朝頂爲大金龍盤其上餘十間皆結恩頂小拱三層

皆以金爲小龍間置其中曲折皆釘以繡額壁柱衣繡
幃中各有龍又有金香猊金龍山各二露臺三層兩傍
各爲曲水石級十四最上層中間又爲澀道亦覆以氈
上壽酒時太子獨至澀道下捧盃以進者三山棚起十
一峯號仁壽山山下栽松柏并裝桃李各十餘株大獅
象各一背負七寶又以綵索繫棚之前爲小獅子二以
蔽其杙弘福廣祐之前又各爲綵樓三間三節人宴東
廊下高麗使次之西夏使與對二國三節人雖預宴不
拜于庭其餘廊屋皆垂黃沿簾伏甲其下殿前都副點

檢完顏仲烏古倫元忠二人各執柱斧率其徒十人立御榻兩傍東西向榻後近侍八人各執其物終席不見宦者每上國主酒係宣徽使敬嗣暉等互進以金托玳瑁碗貯食卻只覆以金釧紅木淺子令承應人率爾持進其禮文不倫如此樂人大率學本朝惟杖鼓色皆幘頭紅錦帕首鵝黃衣紫裳裝束甚異樂聲焦急歌曲幾如哀挽應和者尤可怪笑宴罷歸館

二日癸丑晴張鉉賜分食圖克坦通賜酒果

案圖克坦通舊作徒

單通今改分食二盤一盛大肉山以生葱棗栗飾之其中藏

一羊頭一盛茶食糖糯粥粟飯麥仁飯皆以棗栗布其

上晚大風作

三日甲寅晴風益甚赴花宴于大安殿大率如元日加
酒二行五行後四趨國主先起百官出就簪花剪綵爲
之惟樂枝甚異或四或二長二尺許花爲雜色狀如錦
帶翹起幙頭四角後垂柳四枝是日風旣暴狂幾不可
行花葉飄墜者往往有之少頃六趨國主復坐又四行
而罷是早見黃土鋪道中由左翔龍門出應天中門折
而東向知國主以元日謁原廟云

四日乙卯晴射弓宴張倬賜生餼高蕙賜宴完顏高賜
酒果完顏仲雄押宴仲雄于進趨酬應一無所能手有
雕青細字蓋以射選借官而來射雖不能命中而善于
發矢人多服之酒七行各分位換窄衫束帶將出射宰
執遣右司張汝弼傳語問俘擄人事既退使副及館伴
射弩仲雄射弓射垛設庭下上畫火珠夾以小飛鶴二
下畫一綵架以承射帖夾以大立鶴二綠竹數竿帖上
初爲銀椀五每頭二矢少頃加四花二矢押宴館伴國
信使副知閣五人以次執一矢起揖以射皆坐胡牀庭

下分列錦衣金帽衛士五十人樂人立其左又衛士一人爲押宴執弓矢二人爲館伴過弩一人端箭二人立棊側喝箭射每中則面廳偃立撒手報覆樂使喝打著卽樂作否則以擡捺後手見曉初中時先望闕拜賜衛士以元矢穿所中銀牒引賜物過其前就坐共飲勝者酬酢必遍然後復射牒子重三兩中角花者隨所中而得中的者舉九牒得之以其一與喝箭者初中亦如之使副拜賜之後但欲成禮卽已伴使志在于得抵暮不肯休屢謝止之方已兩廳過弩者各以二牒酬其勞易

衣就座又二行而罷俛口宣云遠將慶幣來會春朝方
休徒御之勞宜有餼牽之賜蕙云長途遠屆使事告成
將觀射御之容宜示宴私之寵高云已成使事將向歸
途宜有珍頒以彰寵遇

五日丙辰晴入辭仁政殿客省茶酒既罷引使副欲入
而閤副云合自下入辭遂復回幕次乃引三節人拜賜
宣明門外次引高麗西夏二使及使副至隔門外夏使
已出麗使方辭少俟至丹墀下面西立俟通班面殿方
拜喝有敕兩拜又喝賜衣帶鞦馬疋段等又手左跪受

賜以賜目納懷中就一拜舞蹈五拜再喝賜酒食又五拜升露臺少立舍人兩行各三人齊揖以入欄子內副使躬身使少前拜跪受書卻行與副使齊立躬身俟傳示訖復退行三步左下丹墀再面殿立躬身聽喝好去由右而出賜茶酒五行于館韓綱押伴

六日丁巳晴先發輦車行使副率三節人同館伴出至燕賓館賜宴完顏元賜酒果完顏宗安押宴仍差安德德裕送伴盡借回程私覲泛送從之車馬欲行安德方呼其家人以細車般所得還家如木綿之類復載至汴

京滯留至晚方行燕山本召公所封秦滅燕以爲上谷郡武王封堯後于薊卽薊縣也二世時韓廣自立爲燕王項氏封臧荼高帝封盧縮皆都此太行燕山大防山綿亘千里隱然一都會金又以宮室侈大之古所未有也又改曰大興府其守爲尹車行六十里更盡宿良鄉縣

七日戊午晴五更車行八十里涿州早食又六十里宿定興縣

八日己未晴五更車行六十里安肅軍早食又四十里

宿保州

九日庚申晴陰風有雪意四更車行七十里望都縣早食又行五十里道中看大龍桑小龍桑宿中山府

十日辛酉晴四更車行五十里新樂縣早食又行七十里宿真定府道傍老嫗三四輩指曰此我大宋人也我輩只見得這一次在死也甘心因相與泣下

十一日壬戌晴賜宴張汝說口宣云復將使指少憩中途宜示宴慈以光行色又云使命改轅价藩弭節宜頒寵賜增重皇華同知真定尹田鍾吉押宴

十二日癸亥晴三更車行六十里樂城易驢馬三十里
飯趙州城角樹上有蘆蓆裹一人云是強寇李住兒自
煬王時作梗劫人婦女以要財物至是以弓弦斷爲弓
手所捕挑脊筋挂樹上死矣直候支到賞給方取下埋
殯又六十里宿柏鄉縣與去僞以馬前行再讀光武碑
十三日甲子四更車行六十里飯內丘縣天明雪作至
晚方止又四十五里宿邢州北門曰拱德

十四日乙丑霜子下天明開霽四更車行二十五里至
沙河縣易驢馬又三十五里飯臨洺鎮食後與去僞馬

行四十里宿邯鄲縣雪後塵清盡見太行山色邑中沿街作燈洞頗可觀

十五日丙寅晴車行七十里磁州早食燈火尤盛出門
籠車有折軸者隨使副乘馬過漳河登車六十里至相
州使副復上馬入城燈洞不如磁州之多而工巧過之
秦樓街尤繁華自北門至南門約七八里所士女多靚
粧擁觀有食店挂一燈上爲胡羊中橫一瓠下爲經一
卷蓋河朔人語音以羹爲經也宿城外安陽驛把車人
言去年十二月方差使一番爲年時被蒙子國炒舊時

南畔用兵盡般軍器在南京今卻般向北邊去三月中
般用牛三千頭般未盡間被黃河水漲後且休問驢馬
價云驢上等有直四十千者馬更高貴舊時家家有馬
煬王南征盡刷去不知幾萬萬匹後來都是行歸而今
又殃我等貴價買問絹帛價云好絹每疋二貫五百文
絲每兩百五十文並六十陌又有云越王不平其弟爲儲國
主曾以女小底十人賜之遜謝不受云他日生出孩兒
來亦無用處蒙古作梗太子自去邊頭議和半年不
決又且歸今又遣莫都統提兵去軍子云我輩三四口

種少麻豆足了得喫舊時見說廝殺都歡喜而今只怕
簽起去彼此休廝殺也好又有云我見父母說生計人
口都被他壞了我輩只喚他做賊應河南北錢物都般
向裏去更存活不得

十六日丁卯晴四更車行三十六里飯湯陰縣又七十
五里宿濬州安德暮夜叩門送私覲

十七日戊辰晴風三更車行二十五里三角路上換驢
馬一路可入滑州又四十五里武城鎮早飯馬行至黃
河去程所行李固渡口以冰泮水深柴路不可行又稍

上三四里先橫過中渾上入水牽挽數里拋過南岸待
車船至方行循河至浮橋邊掃岸又行荒草陂澤中四
十五里宿胙城縣

十八日己巳晴三更行四十五里飯封丘短牆爲城人
烟牢落便遠不及河北日未午又行四十五里抵東京
北郊青城側亭子換馬具衣冠所過柔遠館但有斷垣
敗屋入順常元武二門二門之間過五丈河菜市橋夷
門山巷口百王宮乃煬王毬場親從第一指揮舊日御
龍直也由竹竿巷口斜街入第二門土市馬行街皇建

院巷德勝橋轉太廟巷口東行相國寺出御街歷廊屋三十間過權貨務又廊屋七十間中有小門是國子監前後御廊尙多不知其數投西穿門由舊路入驛

十九日庚午晴收銀絹十疋兩赴宴完顏元賜宴酒果南京路都運梁錫押宴宴罷行四十五里宿陳留縣

二十日辛未晴車行六十里至雍丘縣早飯臨川驛又六十里漸行汴河中宿拱州襄陵驛城外客旅往來人家頗多入城舊有橋河流旣斷築隄以行子城內舊是州衙今以屯軍有三箇千戶約有千二百人

二十一日壬申晴四更車行六十里飯寧陵縣永寧驛
又六十里宿南京甲士數十甲馬百夾道而陳城門去
驛稍遠馬如來時之數而行甚疎意屯軍亦不甚多也
是日日有四背氣又白虹貫日日在壬癸荆生言其應
在北

二十二日癸酉晴四更車行四十里飯穀熟縣又三十
五里沙岡換驢又四十五里宿下邑縣會亭鎮

二十三日甲戌晴四更車行七十里飯亳州永城縣又
六十里宿柳子鎮聞有天使往山東簽兵人不肯從執

天使殺之

二十四日乙亥晴車行四十五里飯宿州臨渙縣蘄澤鎮早頓又四十五里宿宿州汴河底多種麥

二十五日丙子陰晴車行六十里飯蘄縣靜安鎮又六十里宿靈璧夜微雨作卽止

二十六日丁丑陰晴三更車行八十里飯虹縣又八十里宿青陽鎮驛

二十七日戊寅晴四更車行八十里飯臨淮縣過縣卽見龜山塔及淮山一行已不勝喜躍矣又六十里宿泗

州自臨淮卽依淮西行

二十八日己卯晴先發遞擔輿車卽上馬出城使副入
草館同去僞先乘馬至河岸舟至首見季舅洪子度唐
季潤及呂葵張吉來收家問喜極涕下頃之俟行李裝
船了卻具衣冠入草館俟使副茶酒畢辭送伴卽行是
日大風拍岸良久方到盱眙謁胡漕龔守不值見王御
幹取所買物譙提轄司馬尚書倂姜叔永司馬季聞張
伯淳皆往來交謁後綱官屬也宿淮岸

二十九日庚辰微雪早離盱眙過龜山以新制行淮大

風不可進宿淮岸約去龜山數里

三十日辛巳微雪天明欲舟行風又大作力行而前過
濱頭數里風正北駕浪益急又止宿

二月一日壬午午後風力稍平衆舟齊行迫暮僅能入
洪澤舟人交口相賀昔將魯公開運河六十里以避長
淮之險所活不知幾人中間歐家渡最淺使人往還非
借潮于神不可行官司憚開河剝載之擾創議行淮使
舟纔四往返無不驚虞此行至三宿淮上波濤舂撞有
魚腹之憂魯公今丞相曾祖爲發運使將入奏計自洪

澤至龜山率一二里輒鑿一井以測地之土石既得請
遂開運河前輩用心至矣可輕改乎

二日癸未晴過淮陰夜過楚州

三日甲申晴過寶應

四日乙酉晴過高郵

五日丙戌雨以沿路水澀寸進甚艱夜宿木鋪壩裏季

潤過儀真俞縣尉

茂先

相見甚款

六日丁亥雨晚晴昨晚以禮物船與前船舳舻相觸斃
一篙人至召伯埭使副捐金使瘞之晚過揚州是夜禮

物船爲暗椿所敗漏發而入不覺同行楊劉羅三人蒙
被登岸舟已沈矣抵瓜洲宿

七日戊子晴渡揚子宿丹陽館下侍季舅同去僞見陳
待制及魏子智其內子展參賀執禮甚恭金山印老相
見渡船中

八日巳丑晴城中水澀良久方出門夜過丹陽縣及呂
城閘

九日庚寅晴天明過奔牛閘午後過毘陵

十日辛卯晴天明抵無錫使副謁蔣丞相罷卽行喻郎

中訪及任富來知諸舅來迓夜宿楓橋

十一日壬辰晴過平江城外午後過吳江久苦淺澀至
是大風駕太湖水入港張帆而行陳表兄張子家丁表
兄胡子淵相見

十二日癸巳晴天未明到秀州同去僞尋見王江陰值
送女陳宅未歸見直甫于臥內謁鄭景元判官同年不
遇已聞仲兄見次到麻宇一觀出門李同年主簿相見
于郵亭王表弟澤同行數里而歸讀江陰奏狀無不擊
節稱歎夜過崇德抵長河閘

十三日甲午晴天明起見諸親午後過臨平赤岸晚泊
開頭使副入仁和館受傳宣賜銀合茶藥因出所撰還
醮青詞宿稅務下發家書附遞

十四日乙未晴使副上馬赴朝參船入北關以小舟般
載歸舅家一見至親喜氣自倍而歸興益勇矣是夜與
諸親劇飲醉甚仲舅有詞走筆次韻二闕

十五日丙申晴侍季舅同去僞謝曾知閣不遇又謁范
丈甚款

十六日丁酉晴士穎弟攝蕭山尉別去胡春自婆女來

收景山兄書飯後出謁吳太博胡給事陸寺丞陳大諫
薛國正芮司業張少卿林編修尤宗丞始聞銅坑之議
十七日戊戌晴謁閻丘監丞欲問坑冶之詳不值同去
僞智叟待叔舅陳表兄以小舟見陸子山留飯而歸赴
景孟舅晚飯被酒先歸

十八日己亥晴飯罷赴梁參政呼召客次遇蜀士郭倅

甲 馮太丞

仲夷

十九日庚子晴吳太博盧監簿連日招飯皆力辭之治
疊行李雨作買船

二十日辛丑小雨卽晴諸親作醪泛湖五十餘分以水
淺不可傍岸盤旋湖中抵暮醉歸

二十一日壬寅雨赴范文晚飯

二十二日癸卯雨侍仲舅往延祥觀醮筵同上中節兩
焚香致敬齋罷各散與去僞小舟自湧金門歸先遣承
局吳蓋行發家書

二十三日甲辰雨先發行李下船兩返方畢使呂葵張
吉宿舟中期以來早啓行以舅家挽留又展一日

二十四日乙巳晴去僞生朝仲舅與諸親同作慶偷閒

謁李恩州授般運法是夜大醉中拜辭諸親

二十五日丙午晴早作襍被辭舅家轎行七十里出暗門由赤山出六和塔下至廟山登舟宿富陽雨作

二十六日丁未晴雨作復止風逆寸進至三江口東風微動方理帆忽西風再起甚勁力挽至桐廬凡行九十里過青溪

二十七日戊申晴東風張帆過鷓鴣原釣臺下伴伯原風止過烏石大浪灘十五郎灘大浪最可畏雖以水漲不見灘積而岐頭水怒良久方上居民以小舟來助刺

船什伍爲羣以舟輕止用一人方當湍流忽隨篙墜水
觀者膽落而少年善泅如履平地復登舟助力犒以百
錢而去宿東館凡行九十里去嚴州二里

二十八日己酉雨大作午間加以西風水又盛長舟人
疲于牽挽屢止復行晚雨止風靜行至烏岐灘下宿小
港中纜行三十餘里

二十九日庚戌晴風亦止但以水漲寸進遇一岐輒移
時方能冒險以進懸崖飛瀑所在見之雖快覽勝處至
凌犯怒濤亦可駭也所過白雁二岐尤暴怒又過橫流

數處夜同衆舟宿桑林間隔岸望鄉頭終日驚險勞動
止行三十餘里夜水益長至五更方少退

三十日辛亥晴舟子早起候望前路黃泥岐不可上復

回數里尋路避之泝流行亂林間半日方出大溪晚至

蘭溪先以劄子與李尉由懇雇五夫李以庚辰登科其

子遂夫又癸未同年便訪逆旅繼往見之宿客舍

三月一日壬子風雨早起束裝飯後李尉來訪卽行又

飯竹馬館晚到婺州首見趙金華子濤不值徑入郡學

直舍省景山兄周教授汝龍雍無錫希稷相訪周與景

山兄同官雍同舍也借周直舍安泊少選侍景山兄過

周之五柳堂本蕭侍御撰所建詩牌尚多盡得雙溪

之勝王察推耕亦來訪同飲劇談至二鼓方歸

二日癸丑雨侍景山兄見李使君衡留來日一飯客次

遇解節推延運是日景山兄周趙雍王釀就五柳相招

早飯又坐養原堂無盡藏台人陳文學愿周之故人也

同坐解推又約晚飯六人徑自五柳赴之李知錄張義

烏同集于酉退軒琴棋投壺坐客皆醉李糾又約來日

早飯

三日甲寅雨侍景山兄同周教授謝李使君客次遇唐

正字

仲友

遂復還無盡藏同出梅花門過浮橋數里迂

蘇倉

嶠

歸見唐正字歸學發五擔付張吉先歸侍景山

兄赴李糾飯坐清遠樓景物尤勝同會七人解張雍王

酒三行李守速客卽往赴之劉判院

藻

陳子厚同集小

候自公堂坐半政堂勸酒移忠堂酒罷劉先歸余四人

復過五柳手談清飲夜分乃散

四日乙卯陰晴微雨間作早別景山兄卽行三十五里

飯摩訶樣又行數里遇麗水林丞

良

過婺鞠獄相見逆

旅宿楊公橋永康界首行八十里

五日丙辰晴過永康數里飯至李溪遇承局持家書來

接晚過黃壁

案上卷乾道五年十月二十一日行三十里飯黃碧二十八里宿和尚店去李溪猶

二里比云過永康數里飯至李溪晚過黃壁似黃壁與黃碧係一處而壁碧互異姑各仍原文

六日丁巳雨過縉雲邑官相迓皆謝之獨見李同年又

送過大溪而別縣得四夫又荆山寺四夫輪番舁轎冒

雨登馮公嶺至天寧寺已昏黑仲兄器之仁甫不愚元

聲漳張子質相接先行還家拜二親燈下上下無恙歡

聲相聞喜可知也

攻媿集卷一百十二